

第十四章 角色转换

世代成功经商的沙逊家族在中东和远东有两件事是出名的：做生意精明，对慈善事业慷慨。而在所有的慈善事业里，沙逊家族最慷慨乐助的是犹太教会。在每一个家族商行的所在地点，沙逊家族至少支助一名拉比（犹太教神父）在当地开设教堂。根据犹太教的教规，每一个成人一天里必须与其他成人一起祈祷三次，而犹太教堂通常就是为祈祷所设的场所。

索罗门沙逊在赴高易律师事务所之前，去犹太教堂祈祷，并向拉比捐款赞助教堂的扩建。这间教堂的正厅里，除了一个保存《摩西五经》卷轴的“圣约柜”，一个诵读《摩西五经》的“诵经台”，还有一架昼夜不息点燃蜡烛的七烛台，七烛台来源于摩西在西奈山上看到橄榄树在燃烧时的火焰。索罗门跪在圣约柜的小讲台前的棉垫上，交叉戴着宝石戒指的手指，面向耶路撒冷，完成例行祈祷后，走进正厅旁的小房间。那里，年轻的拉比和管理堂务的执事正在检查教堂扩建后的木制模型。

“沙逊先生，看到你很高兴。瞧，这就是我们教堂扩建后，将来的模样。“拉比指着模型对索罗门讲：”同目前的正厅相比，将来的正厅会有12扇落地大窗户，全用绿色玻璃框成，象征先知摩西带领12个以色列部落走出埃及。正厅旁，另有3个小厅，供不同年龄的儿童和青少年学经。当然，今天在租界的犹太婴孩还不多，将来会有很多的。创世纪第22章第17节里，天使代上帝向摩西宣布：‘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

”这个模型和其他地方的教堂做过比较吗？”

”有。我们是跟印度客拉拉邦的老城柯钦的犹太教堂，伦敦的比维斯玛可斯教堂作

比较后，决定采纳这个模型。“

”这是为扩建用的，“索罗门从绣斜纹银丝的西装背心里，掏出一张支票递给执事，“不够的话，请拉比下次告诉我。我告辞了。”

”谢谢沙逊先生，耶和华保佑你全家，“拉比欣喜地瞄了一下支票上的数字，然后，送沙逊到教堂外的马车边。

沙逊的马车是一辆四匹雪白骏马拉的四轮马车。骏马的两耳间，绑着一只小铜铃，铃随马蹄起伏，叮叮作响，为蹄声打出节拍。车厢的门框和窗框镶着银边，车门的金属门把和油漆光鲜的车壁在阳光下闪烁争辉。因为是夏天的缘故，车厢里的座位都裹上白帆布座套。天气已经开始变热，靠近太阳的云层从白色转成橘色，阳光从云彩的缝间照射下来，让一切镀上金色。一阵南风吹过，把马蹄踢起的灰，拌入灼热，送往空间。索罗门探出车窗的脸，浅黄色的头发，分不清是本色，还是被阳光染成那样，手搭着车窗，手指上精工镶嵌的宝石戒指，反射出夺目的光彩。

索罗门来到高易律师事务所的时候，律师刚送走前一拨从工部局巡捕房来的访客。

”沙逊先生，请问有何我可以效劳的地方？“高易对于沙逊这位昨天在领事法庭上被自己击败的原告，不明原因的来临，怀有戒心。沙逊固有的高深莫测的表情，更给这场会见在开场时添上几分诡意。

”我想知道，你愿意成为我的咨询律师，帮我追回那张四分之一的田单纸片吗？“

”沙逊先生，鉴于我是伯顿医生的辩护律师，我必须首先纯清阁下有没有将此案向在香港的英国亚洲地区最高法院提出上诉的可能？如果有的话，出于职业操守，我不便成为你的咨询律师。“

”昨天判决后，我跟库玻律师经过商量，决定接受判决，不上诉，这点我可以向你书面保证。在昨天的判决里，对我来讲，最关键的是第三条：‘其割单，日后如能在本领事法庭证明确系非法所得，则其所属的永租权归沙逊所有；’我对伯顿医生毫无成见，只要

能恢复那四分之一地产，我又何必对伯顿医生继续上诉？库玻律师是香港来的，对上海租界情况不明。唯有你，既熟悉大英法律，又熟悉租界的地产，可以帮这个忙。“

”沙逊先生，对昨天判下的案子彻底结案后，作为一个全新的案子，我是可以帮你的，不过，在一切开始前，我希望知道，你能不能现在签署书面保证，不再上诉？“

”可以。“

”请稍候。我去准备书面保证。“

片刻后，在听到会客室和资料室的门和门框一阵别扭的摩擦后，索罗门沙逊在律师准备的文件上签了书面保证不再上诉，也签了请律师为追回五圣殿四分之一地产的委托。此刻起，乔治高易完成角色转换：从寻找种种法律根据，努力限制索罗门在117号地产所拥有的权益，变为尽量使用法律工具，保护和扩大索罗门在117号地产的权益，前提是和领事法庭昨天的判决不相冲突。

“沙逊先生，出于策略，出于原则，我必须把为你追回117号房产四分之一土地的努力，分成两个部分来进行。第一部分，是将目前存在领事馆土地股里的文件，朝有利于你的方向改动。坦率地说，我目前并无把握给你确切的时间表，什么时候可以找到那一角撕走的田单。因此，在这之前，如果沙逊先生想要出卖这份永租权，任何购买者，都有可能注意到田单眷本上的亩数与按照四址图丈量出来的亩数不符，尽管这是一件可以讲得清的事情，但如果潜在的购买者不给沙逊先生一个解释的机会，凭直觉认定这是一处亩数不清的地产，因而中途退出交易，这对沙逊先生是很不利的。”

“我有同样的担心。”表情高深莫测的沙逊，脸上并无忧色。高易拿不准这位顾客是听了自己的上面一番话后，还是本来就有这份担心。

“我要做的第一部分就是防患于未然，让任何潜在的购买者去土地股查找117号地产的文件时，一目了然，不会产生不明不白的怀疑。具体来讲，就是我要回头去找这片土地的华人业主和那个地保官，由华人业主签署一份声明书，说明亩数变化的来龙去脉，由地

保官盖戳背书，这种证明书称作‘代单’，拿去道台衙门登记注册，然后存入领事馆土地股。这样一来，117号文件就无懈可击了。“

”这样做是必要的。但愿追回撕走的那角纸片的第二部分努力，同样直接了当。“

”很遗憾，第二部分的努力要绕几个弯。“

”请讲。“

于是，律师把要追回那张被华人业主的儿子撕走的纸片，在法律上要跨越多少门槛，细节丰富地向沙逊洋行的大班讲清楚。首先，根据朱白氏（相信还记得，这是那个华人业主的名字）的陈情，案件发生在6年前的上海县城里。那里是华界，大英领事法庭对华界是没有司法权的。根据1843年大英与大清政府在香港签订的《英中五口通商章程》第13款：“凡英商状告华民，必先赴管事官投禀，如管事官不能劝息，即移请华官公同查明此事。”那么，沙逊能不能援引上述条文，向英国领事法庭投诉，状告朱白氏的儿子，然后要求华人官员审理此案，判朱白氏的儿子有罪呢？答案是模棱两可的。因为，上述条文是为通商口岸的租界地区而设，并没有说是否同样适用于租界以外的华界。运气好，华界的道台衙门会受理此案；运气不好，道台衙门会以条文不适用华界为理由，拒绝审理此案，那么留下的选项，就是通过英国领事法庭向在北京的英国公使求援，向大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提出交涉，这样一来，圈子就绕大了。

“高易律师，我们有没有办法迫使华界的道台衙门接受审理此案？”沙逊听到这里，打断律师。

”有办法，但是无百分之百的把握。“高易终于在沙逊的脸上看到一丝急切的表情。”我们可在租界张贴告示，悬赏能找到那张纸片的人。”

“你觉得朱白氏的宝贝儿子会现身？”

”如果朱白氏告诉我们的故事是真的，如果她的儿子还活着，如果他还保存着那片纸，如果他还在上海地区，我觉得他会现身，或者托别人现身。我刚才说的无把握，就是基于

这四个如果。”

”如果他拿着纸片现身，我就能收回剩下的四分之一土地了？”

“还不能。”

”为什麼？”

”昨天领事法庭判决的第三条说：‘其割单，日后如能在本领事法庭证明确系非法所得’，所属的永租权才归你所有。找到那张纸片后，还有一个法律门槛要过，必须证明纸片是‘非法’落到那个应征悬赏的出现者手里。”

”我们正在剥洋葱，跨越一道门槛，又碰到另一道门槛。如何证明非法所得，有把握吗？”

”有，如果朱白氏告诉我们的是真相。因为，我们是在租界里贴悬赏告示，所以应征者必然出现在租界里，那时，我们就可以援用《英中五口通商章程》第13款，以你租界西人身份，状告一个租界华人，迫使道台衙门受理此案。余下的事就顺利成章了。”

“高易律师，我懂了。你是要在租界里做一篇发生在华界的文章。”

“租界是我们西人的地盘，文章在租界做，得心应手。”

”你觉得告示上应该悬赏多少钱？”

”300银元。”

”选择这个数目有什麼依据？”

高易之所以选择300银元这个数目，有两个依据。第一个依据，在西人向华人永租土地时，一次性的押金是土地买价的10倍，他为了看到朱白氏的田单原文，曾经酬谢她30银元，以此为基数，增加10倍，算出获取田单一角纸片的赏金，但是这个依据，涉及上一件案子的金钱细节，出于保护伯顿医生的职业操守，他不便向沙逊这个新案子的当时人披露。第二个依据，是借鉴江海关奖励缉私的经验。

”我选择这个数目的依据，是赫德先生在大清江海关行之非常有效的规定。赫德先生，

我的老上司，在江海关规定，凡缉私有功人员，包括提供关键情报者，可获得相当于缉私物品价值1%的奖金。阁下为117号地产的永租权付出12000英镑，这张撕去的田单纸片代表四分之一的地产，也就是值3000英镑，折成银元大约为30000元，取1%就得到300银元这个赏金的数目。“

“数目听来很合理。这个世界上，钱是支配一个人行动的最大动力。”沙逊摩弄着手指上的戒指，“希望贴出悬赏告示后，那张纸片就会出现。”

“预期会出现一些冒牌的田单纸片。需要协调地保官和朱白氏，剔除冒牌货，找到真正的那张撕下的纸片。”

高易和沙逊的会议，在顾客非常看好律师能办妥此案的印象下结束。目送沙逊登上豪华的四轮马车时，高易突然想起朱白氏的儿子：为什么同样生长在富裕的家庭，在沙逊家里，到了索罗门第四代，还在兢兢业业为扩大财产奔波，而朱白氏家里，到了第二代，儿子就把家业毁了！这是文化的差异？还是种族的特点？这是自己刚好碰上的个例？还是华人的普遍病态？

第二天，高易带上容嘉树草拟的悬赏告示，去工部局巡捕房要求张贴。

工部局巡捕房共有三处捕房：中央捕房，老闸捕房，虹口捕房。高易去的是最靠近律师事务所的中央捕房，就在江西路北面的教会路（后改称福州路）。中央捕房是英租界最早的捕房，成立于1854年。它比老闸捕房早成立6年，比虹口捕房早成立7年。

站在门厅口的英籍巡捕，头戴和伦敦大都会警察一样的帽盔，身穿黄色卡其短袖短裤，臂上佩着印有英文“工部局巡捕”和中英文编号的八角臂章，向不止来过一次的高易，轻微地点一下头，示意请进。

高易穿过门厅，在通往巡捕房督察办公室的过道上，首先经过一间雅致的阅览室，里面摆着许多从英国本土，香港，或上海租界出版的英文报刊杂志小说，几个下班后的警察，脱下帽盔，正坐在帆布椅上，一边阅读，一边抽烟。紧连着阅读室的是一间长长的保龄球

室，更多不当班的巡捕，将又黑又亮的保龄球，轰隆隆溜过光滑如镜的木地板，撞向摆在房间底端的白漆柱球。巡捕房里的巡捕大都为英籍，阅读室和保龄球室是工部局董事会特地为他们所建，既是为了丰富他们的娱乐生活，也是为了控制巡捕房的风纪，使巡捕们下班后有处可去，大大降低外界对他们的诱惑。

标志“督察员办公室”的门关着，高易轻轻敲了一下，听到“请进”的声音，开门而入。

督察员威廉拉姆斯博顿，约莫四十来岁，前额被经常外出巡逻晒得黝黑，奇特的眼神，在不作修饰的直率里透着军人的警惕，态度严谨而温和，短袖下双臂肌肉强健。之前，他在皇家步兵服役多年，是女王第二步兵团里的资深曹长，1860年加入工部局巡捕房，1861年代理督察员，1862年成为正式督察员。督察员是工部局巡捕房的最高职位，年薪600英镑。督察员以下，还有5级警衔，依次为巡官，副巡官，巡长，副巡长，和巡捕。

高易将要求在租界张贴悬赏告示的来意告诉督察员。听完后，督察员越过宽大的办公桌，接过律师带来的中英文告示草文，仔细地看英文部分。然后，摇铃传入一个年轻的葡萄牙文案。在上海工部局巡捕房还没有大量引进印度和华人职员前，从澳门来的葡萄牙人是充任巡捕房中低级职位的最好人选，因为三百余年的华洋杂居，使他们兼通英中语言和文化。

督察员吩咐葡萄牙人把高易带来的告示草文，誊抄20份，其中10份贴在英租界，10份送往法租界，行文恳请法租界公董局巡捕房总巡贝特罗先生，张贴在他管辖的地面。

”高易律师，请再待一会儿，我有事情打扰。“督察员吩咐完葡萄牙人后，留住想告辞的律师。

高易隔着办公桌，在督察员对面的皮圈椅上坐下。

”两天前，大英自来火房向巡捕房押来两个华人，其中一个是小孩，很小，恐怕才5岁。罪名是在香港路偷窃正在铺设的煤气钢管。“督察员开始讲述。

” 5岁的孩子能扛得动钢管？ “

” 我有同样的疑问。但是，大英自来火房的工头是这么讲的。照工头讲，当场还有几个华人参与偷窃，但是逃跑了。抓住得就这两个。问题在于，一个是小孩，我们不能审问；一个大人，不知是装病还是真有病，不愿开口跟我们合作。两天过去了，眼看就要到达巡捕房拘押华人轻罪嫌疑犯的期限。下面该怎么走，才不会过了期限还定不下案？ “

” 华人轻罪嫌疑犯的拘押期限是几天？ “ 律师问。

” 三天。三天后，没有证据供词，必须释放。 “ 督察员认真地回答。

” 轻罪的定义是什麽？ “

” 罚款100银元以下的都是轻罪。 “

” 罚款在100银元以下通常是哪些罪？ “

” 很多。小偷小摸，随地便溺，乱弃垃圾，倒挂鸡鸭，手推车过度装载，私佔公地，车马闯入人行道，等等。 “

” 如果不是轻罪嫌疑犯，可以拘押多少天？ “

” 这个问题，答案不那么直接了当。 “ 督察员微微拧起眉头，仿佛在瞄准一件移动的目标。

之所以不那么直接了当，照督察员的话来讲，牵涉到工部局董事会和领事馆对巡捕房的两元领导。董事会是巡捕房顶头上司，凡是跟维护租界的治安，卫生，交通，公共设施有关的条令，董事会交代巡捕房怎么做，巡捕房就必须怎么做。唯独对租界内的华人拘押权除外。巡捕房对华人的拘押，必须听命于英国领事馆。巡捕房只能抓获华人嫌疑犯，押送英国领事馆预审，有确凿证据，再解往上海县衙门或上海道台衙门正式审判。但是严格按照此办理的话，每天华人轻罪嫌疑犯的海量是英国领事法庭无法招架的，所以出于现实和中国政府的默认，所有对华人轻罪的判决，既上述罚款在100元以下的案子，一律由巡捕房就地了断。凡是疑似重罪的华人嫌疑犯，为了搜集证据，可以被巡捕房拘押较长时间，但

是这样做有一定风险，如果日后不能证明确系重罪嫌疑犯，英国领事会严厉批评巡捕房，而英国领事的態度，在每年工部局董事会对巡捕房的年度经费表决时，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归根结底，通商条约也好，土地章程也好，都没有赋予领事或工部局对华人的司法权。为了跟条约的精神一致，领事处处避免给大清政府抓到西人越权对华人行使司法权的把柄。而租地人选出的董事会，为了改善租界的公共设施，每周叮咛巡捕房必须保护好大英自来火房的煤气管子。

“结果，就是我现在面对的为难局面，既不能定罪，也不能释放。唉。。。当警察，比当军人难。”督察员语气无奈地结束了情况介绍。

”那么，根据记录，巡捕房拘押华人重罪嫌疑犯的最长时间为多久？“

”100天。“

”什麼罪？“

”贩卖人口。不过，这重要吗？我现在只剩一天时间。”

”督察员刚才说拿不准该嫌疑犯是真病还是装病，这是狱医的诊断？“

”狱医患热病，请病假，监狱里这几天由他的下手值班，所以。。。“

”懂了。我能不能提个建议，请伯顿医生，（你知道这个医生的对吗？督察员点头）马上来中央捕房，给嫌疑犯诊断。或许伯顿医生能找出嫌疑犯不开口的原因。“

”好主意！“督察员摇手铃，再次传葡萄牙文案进来，根据巡捕房所登录的西人地址，派人请伯顿医生立刻到中央捕房出诊。

一小时后，伯顿医生滚圆的脸，红扑扑的，淌着汗珠，出现在督察员的办公室。他一手提着医用手提皮箱，一手掏出牙麻布手帕擦脸。

“伯顿医生，今天巡捕房的运气好，及时请到你”，督察员向医生简短地说明请他来出诊的原因和时间上的急迫。

”现在，绅士们，请跟我来。“督察员伸出右手，做了一个邀请的动作。

高易律师和伯顿医生，跟随督察员拉姆斯博顿，离开办公室，穿越中央巡捕房的正厅，前往和巡捕房相连的监狱。

中央巡捕房的监狱，是根据伦敦大都会警察厅提供的拘押所图样修建的。之所以叫它监狱而不是拘押所，是因为确实有犯人在这里服刑。服刑的犯人主要是同大清政府签有通商条约的国家，俗称为条约国的公民；和没有同大清政府签有通商条约的国家，俗称为非条约国的公民。对于这两类国家的公民在租界犯法，领事法庭具有司法权，定罪后可关在租界监狱服刑。关押在这里的华人，全部是各种罪名不等的嫌疑犯。华人作为真正判刑后的罪犯，关在这里服刑，是两年以后的事情。那时，在租界将成立由大清政府主审，西方领事陪审的洋泾浜北首事务衙门。

外国犯人和华人嫌疑犯，由于法律身份和生活习俗不同，分开关押，待遇也不同。外国犯人必须缴服装费1银元，一年四季着囚衣，每天每人的膳食费为160文，一个月约5银元，每10个犯人需要一个看守。华人嫌疑犯不穿囚衣，不用缴服装费，每天每人的膳食费为80文，一个月约2.5银元，每10个犯人同样需要一个看守。看守的工资是每月12.5银元。不包括医药费的话，每一个外国犯人一个月的关押费用是6.25银元，每一个华人嫌疑犯一个月的关押费用为3.75银元。

关押华人嫌疑犯的牢区有着比普通住房厚一倍的墙壁，牢区周围的院子，筑有高高的围墙，围墙顶端装置锋利的铁刺。一天里，只有中午的时候，阳光才能照进来，仿佛太阳也胆怯，不敢在这不祥的地方久留。牢区里终年潮湿，阴暗，森冷，空气混浊。每间牢房的正面是插满铁栅栏的格子，尽管牢房面积宽阔，嫌疑犯们却以横七竖八的各种躺姿，尽量佔满地面，给人以拥挤的感觉。嫌疑犯们的表情，形形色色：充满忧虑，蛮不在乎，冷漠如霜，凶神恶煞。。。透过他们的眼神，很难看到他们的灵魂里，除了邪恶和无知，还有什麼其他有份量的东西。

腰悬警棍的看守，打开牢门。督察员带着高易，伯顿，和狱医的下手，一个印度医士，

跨进关押不肯说话的嫌疑犯的那间牢房。

牢房里，有其他几个犯人正在躺着聊天，看到督察员等突然来临，马上像八爪鱼受到攻击，全身蜷缩，坐了起来。当他们断定督察员的目标是那个依然躺着，两天来不死不活不啃声的新来者时，他们的目光变得好奇，甚至幸灾乐祸。在枯燥的牢房生活里，那怕是一丁点儿的变化，只要不伤到自己，都会带来莫大的乐趣。

躺着的这个嫌疑犯，年纪很轻，头发很乱，不知是进监狱之前还是之后搞成这样的。凹陷的面颊，黑眼圈挂在眼眶下。细长的眼角和外露的鼻翼粘着黄腻的眼鼻屎。垂下的大胡子遮住口水，带着胃酸味悄悄流出没关紧的嘴角。他的眼神，缺乏聚焦，仿佛在看空洞无物的远处。灰青色的皮肤缺乏血色，右手掌上缠着盖没三个指尖的绷带。他身上的衣服如果没有撕破，从光泽来判断，质地不错。脚上一双用上好湖州丝织成的丝袜，破了几处洞，外面套着鞋底几乎磨穿的黑缎鞋。

他对督察员们的来临，没有任何反应，眼睛直勾勾的，看着远处。

“这是怎么回事？”伯顿医生指着犯人右手掌的绷带，问印度医士。

”抓他的时候，和自来火房工人扭打，划破三个手指，我包扎的。“

医生打开手提皮箱，取出喇叭状的听诊器。

”扶他起来，“医生吩咐医士。

印度医士从犯人的背后，展开双臂，合拢到犯人胸前，试度把他抱起来。犯人完全消极地听任摆布，反而使医士难以平衡重心，左右摇恍几下，方才把犯人拖起半个身子，靠到医士胸前，坐直。

”这样可以了。“伯顿医生阻止医士进一步努力。

印度医士将犯人的上衣打开，向上卷起。

医生蹲下身去，将听诊器按到犯人左胸，然后慢慢移动到后背，一边听诊，一边弯起另一只手的手指做小锤状，轻轻地敲击犯人的胸腔，腹腔，和背脊。然后，他让印度医士

把犯人脸朝上，平躺在地面，使自己的双手可以摸测犯人的内脏。牢房里，从督察员，律师，到其他犯人，都全神贯注，看着医生的一举一动，仿佛在看神奇的魔术表演。

医生终于结束对身躯的检察，让医士把犯人卷起的上衣翻下来，重新盖住犯人肋骨毕现的上身。

”这个人没病。他有严重鸦片瘾，撑过头了。“医生作出结论。

”请到外面讲，“督察员拉姆斯博顿用手指指牢房外。尽管医生用英语交谈，谨慎的督察员觉得不该当着其他犯人的面讨论这个犯人的病情。

在铁栅栏的格子门外，医生向督察员，律师，印度医士解释他诊断的根据：对有严重鸦片瘾的人来说，如果不能及时抽上鸦片烟，会有两种不同生理反应，一种是烦躁不安地寻死觅活，一种是萎靡不振的消极等死。眼前这个犯人属于后一种鸦片瘾得不到满足的生理反应。

”如果不给他喂鸦片，他可能在24小时内昏厥，不要指望他会开口说话。“医生非常肯定地说。

“鸦片是毒品。狱内禁止使用毒品。”督察员回应。

”从医学角度来讲，鸦片是药品。在英国，劳工家庭都备有鸦片酊。鸦片酊是瑞士人帕拉塞路斯在15世纪发现的，对治疗失眠多梦，呕吐腹泻，感冒发烧，非常有效。“医生企图说服督察员。

”狱内绝对禁止使用毒品，这是法律。“督察员近乎发怒地说。

”我能不能提个圆通的办法？“高易加入。”把这个犯人带到外面，喂了鸦片，再送回来。。。“

督察员紧紧拧起眉毛，好像在射击场上，看到浓雾遮没靶子。

”阁下只有一天时间，“高易凑近拉姆斯博顿，压低声音说，”除非犯人开口。不然的话，一天以后，释放犯人，不好向大英自来火方交代；继续拘押，拿什麼理由取得领事

同意？”

督察员把目光移向犯人，想了5秒钟，终于拿定主意：“犯人交保假释三个钟点，请伯顿医生医治犯人后，送回监狱，医治方法，医生自定。高易律师，你愿意作保吗？”

”愿意。“高易回答。

于是，高易作为踏进巡捕房为沙逊安排悬赏告示的咨询律师，转换成替盗窃大英自来火房煤气管子的嫌疑犯假释就医的担保人。每次角色转换，都给他和租界不同层次的交往加分。

为了不要让巡捕房和使用鸦片沾边，督察员决定不用巡捕房的警备马车，仅派两名巡捕便衣跟随，把嫌疑犯直接交给律师和医生，坐医生的马车出狱。可以想象，当印度马车夫把一个软绵绵的中国佬驮上马车时，这位自认比华人高级的南亚人脸色有多么难看。

伯顿医生曾治疗过烟瘾严重的富裕华人，凭籍经验，指示马车在柯宽克路（后称宁波路）一家名叫“益寿阁鸦片膏店”的烟馆前停住。印度马车夫又一次心不甘意不愿地伺候中国佬下车。烟馆里的茶房显然对这种烟客的状态司空见惯，从马车夫肩上接过犯人，驮到自己背上，跨过为照顾烟客造的特别矮的门槛，进了烟馆。

尽管高易在江海关同鸦片走私犯周旋多年，这还是他第一次踏入华人消费鸦片的场所。烟馆正厅很小，刚好放一张脏腻的柜台。柜台上搁着一架称银两的天平，后面坐着一位收钱的干瘦账房，和两个辫子盘在脑门的粗胖打手。黑不溜秋关公画像，挂在柜台后的墙上，好像在磕睡。正厅的左边，撩开厚布帘，可看到几十个烟客，躺在大统间的竹制烟榻上吞云吐雾，姿势比监狱里的嫌疑犯更丑陋。正厅的右边，是一排用木板或砖墙隔开的包房。医生往柜台放下一张洋钞，账房向茶房使个眼色，茶房揹着犯人，把众人带到一间包房。

包房里，首先进入高易眼帘的是一张离地一尺的紫檀木烟榻。烟榻三面是雕花靠背，中间一面叠起高大的枕头，枕头下，应季的细密凉席，复盖在絮棉垫上。棉垫和枕头都套

着湖青色苏绣织锦罩被，边角垂下金黄的流苏。茶房将犯人仰卧放倒在烟榻上，然后从包房外端来一盘烟具。

这是一套十分华贵的烟具。沉香木的烟杆，一端是象牙烟嘴，一端是水晶烟斗；白钢的烟灯，玻璃灯罩绣有透明花纹，在桔红色的火苗里晃动；白玉烟缸，和搁在上面的烟泡，黑白分明；玛瑙烟灰缸旁边是潮州特制的鼻烟盒，供烟客在吸鸦片的间隙中醒神。纤刀，小剪，刮子等工具一律用银珀打成。

茶房用纤刀挑起一球烟泡，塞入烟斗，右手中指往烟斗压实鸦片，凑近烟灯，反复旋转烟斗，直至听到轻微的吱吱声。茶房大吸一口烟，含在嘴里，然后对准犯人，把嘴里的烟连连往犯人脸上喷去。

奇迹出现了。。。犯人向茶房伸出手去，茶房奉上烟杆，让犯人开始自己抽烟。

律师和医生坐在烟榻对面的太师椅上，眼看红润返回犯人双颊，升化为迈入天堂般的幸福表情。抽完第一筒后，犯人终于开口，吐出两个字：“毛巾。”

茶房退出房去拿犯人要的热毛巾擦脸。犯人开始抽第二筒烟，他用刮子铲去烟斗里的烟灰，然后像茶房一样，用纤刀挑起第二球烟泡，塞入烟斗，他试图伸出右手中指压实烟斗里的鸦片，但是绑住右手掌的绷带使他无法这样做。对鸦片的饥饿，令他等不及茶房回来。他提起小剪，剪破绷带顶端，伸出中指，按下烟斗。

桔红色的烟灯火苗，照耀出他的中指缺少一节手指。